

旧文文摘系列丛书

旧文 文摘

第一辑

- 知识的责任
- 这就是我们愚蠢的幸福
- 哲学的真价
- 书籍与财色
- 中国过剩人口的三条活路
-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 读书无禁区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是人民,百姓

[美]卡·桑德堡 江枫 译

我是人民——百姓——庶民——群众。

你是否知道,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工程都由我完成?

我是工匠,发明家,人间衣食的制造者。

我是历史的见证。拿破仑源出于我,还有林肯。他们死去,我又生出新的拿破仑,新的林肯。

我是育种的土地,我是经得起多次翻耕的大草原,可怕的暴风雨从我身上掠过。我忘却。除了死亡,一切都逼我工作,逼我交出全部所有。我忘却。

有时我怒吼,浑身发抖,溅洒几点红色液滴,让历史去记忆,当我,人民,汲取昨日的教训,不再忘却:去年谁掠夺过我,谁曾把我当作傻瓜愚弄——世界上就再不会有一个人在提到“人民”时使用讥讽的口吻。

于是,百姓——庶民——群众,地位确立,得到承认。

(摘自《美国现代诗钞》)



罗素谈美国

美国对于他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减弱过,只不过他的野心不在于土地而在于经济。

美国的政策很明显并非都是以名誉、人道主义和宽大为前提的。事实是,美国只有在不违背本国的利益,包括资本的利益时,才采用这些美德,但它却未能看到这些美德也同样适合其他情况。每当事物的发展涉及到美国的利益或偏向时,宽大和人道的原则就没有任何分量了。

……美国在 1861 年至 1865 年也有同样的经历。当时英国企图加以干涉,想取而代之设立一个良好政府,所幸没有成功。现在,列强都想干预中国。美国对昔日来自旧世界的干涉恨之入骨,但对自己的新银团干涉中国却视而不见。我呼吁美国人应该承认别国的人民和自己一样,不要再感谢上帝,自己不是被逐出教会的人。

1922 年 6 月

(一苇摘自罗素著《中国问题》 秦悦 译)

目 录

启明星座

- 罗家伦 知识的责任 (1)

被淡忘的诗

- 叶赛宁 “这就是我们愚蠢的幸福……” (4)
- 戴望舒 我思想 (5)
- 偶成 (5)

旧时风物

- 沈从文 游侠 (6)
- 马宗融 黑妓 (10)
- 辛 尔 越女 (13)
- 高世华 沉自己的船 (15)

私人情感

- 无名氏 一封未寄的情书 (21)

锐利的思想

- 鲁 迅 书籍和财色 (25)
- 彭基相 哲学的真价 (26)
- 耳 耶 论封神榜 (32)
- 周木斋 文人和穷 (36)

社会研究

- 吴景超 中国过剩人口的三条活路 (38)
- 马宗融 教育和性的解放了的孩子们 (43)

轻风一束

- 丰子恺 肉腿 (46)
- 何其芳 炉边夜话 (49)
- 臧克家 教书乐 (52)
- 陶行知 爱的播音 (歌词) (54)

金蔷薇

-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夜行的驿车 (55)

人 物

- 法拉奇 花花公子基辛格 (67)
- 梁实秋 记张自忠将军 (70)
- 徐志摩 罗曼·罗兰 (73)

革 明 一个私塾教师	(79)
------------------	------

自然与人生

薰 宇 白日见鬼	(83)
陈予展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85)
克 士 记湖州人卖蛟	(89)

男人与女人

梁实秋 男人	(91)
吴组缃 女人	(94)

地方与风俗

老 戈 长安居	(98)
莫一钧 闹新房	(101)
乐嗣炳 柳江上游的歌谣节	(103)

雍容的大师

唐德刚 “当代第一人”胡适之	(106)
----------------------	-------

杂 谈

梁实秋 罗素论思想自由	(118)
李洪林 读书无禁区	(120)

主编赘语	(126)
------------	-------

(封二) 我是人民, 百姓

(封三) 罗素谈美国

征 稿

《旧文文摘》

丛书编委会

刘亚伟

李书磊

卢跃刚

闫 石

刘方炜

古今中外的先辈们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遗产, 阅读这些文字常常使我们会意和感动。《旧文文摘》的使命就是从中选摘出精粹的部分, 以赠今天的读者。“旧文”的意思在这里是很宽泛的, 没有一定的年代限制, 上至千年, 下至几年以前, 只要是精妙文章, 不拘形式, 不拘内容, 都应该是我们选择的对象。欢迎读者朋友们踊跃推荐稿件, 所推荐的文章最好在 2000 字左右, 一经刊用, 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 北京市东四十条王家园 10 号 510 室

中国青年出版社《旧文文摘》编辑部

主 编:

刘方炜

邮 购: 请汇书款(每本加 1 元邮资)至上述地址,
并注明所购书目。

知识的责任

罗家伦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焚膏油而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力求真理而

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拿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它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它的周围运行，他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布鲁诺（Bruno）出来，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而死。伽利略（Galileo）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琅琅，饱受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

天然的禀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他的“胸中十万甲兵”，也是由此而来的。

（一苇摘）



“这就是我们愚蠢的幸福……”

叶赛宁（丁鲁 译）

这就是我们愚蠢的幸福——
明亮的窗口对着花园！
静静的晚霞像红色的天鹅，
在池塘的水面浮荡、留连。

你好啊，金色的幽静的地方，
还有白桦那水中的倒影！
群鸦在晚祷——向着星星，
成排站在高高的房顶。

花园深处的某个地方，
那里红莓花儿在开放，
温柔的少女身穿白衣，
把温柔的歌儿怯生生地歌唱。

像蓝色的僧袍四方铺散——
田野飘来了夜晚的轻寒……
这就是愚蠢的、甜蜜的幸福啊——
青春的岁月，鲜嫩的朱颜！

1918 年

（一苇摘自《叶赛宁诗选》）

戴望舒诗二首

我
思
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

1937年3月14日

偶 成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像花一样重开。

1945年5月31日

(玲玲摘自《戴望舒诗选》)

游 侠

沈从文

游侠者对同性同道称哥唤弟，彼此不分。故对于同道眷属亦视为家中人，呼为嫂子。子弟儿郎们照规矩与嫂子一床同宿，亦无所忌。但条款必遵守，即“只许开弓，不许放箭”。条款意思就是同住无妨，然不能发生关系。若发生关系，即为犯条款，必受严重处分。这种处分仪式，实充满宗教性和戏剧性。下面一件记载，是一个好例。这故事是一个参加过这种仪式的朋友说的。

在野地排三十六张方桌（象征梁山三十六天罡），用八张方桌重叠为一个高台，桌前掘个一丈八尺见方的土坑，用三十六把尖刀竖立坑中，刀锋向上，疏密不一。预先用浮土掩着，刀尖不外露。所有弟兄哥子都全副戎装到场，当时流行的装束是：青绉绸巾裹头，视耳边下垂巾角长短表示身分。穿纸甲，用棉纸捶炼而成，中夹头发，作成背心式样，轻而柔韧，可以避刀刃。外穿密钮打衣，袖小而紧。佩平时所长武器，多单刀双刀，小牛皮刀鞘上绘有绿云红云，刀环上系彩绸，作为装饰。着青裤，裹腿，腿部必插两把黄鳍尾小尖刀。赤脚，穿麻练鞋。桌上排定酒盏，燃好香烛，发言的必先吃血酒盟心。（或咬一公鸡头，将鸡血滴入酒中，或咬破手指，将本人血滴入酒中。）“管事”将事由说明，请众议处。事情是一个作大哥的嫂子有被某“老么”调戏嫌疑，老么犯了某条某款。女子年青而貌美，长眉弱肩，身材窈窕，眼光如星子流转。男的不过二十岁左右，黑脸长身，眉目英悍。管事把事由说完后，女子继即陈述经过，那青年男子在旁沉默不语。此后轮到青年开口时，就说一切都出于诬蔑。至于为什么诬蔑，他不便说，嫂子应当清清楚楚。那意思就是说嫂子对他有心，他无意。既经否认，各执一说，“执法”无从执行处分，因此照规矩决之于神。青年男子把麻鞋脱

去，把衣甲脱去，光身赤脚爬上那八张方桌顶上去。毫无惧容，理直气壮，奋身向土坑跃下。出坑时，全身丝毫无伤。照规矩即已证实心地光明，一切出于受诬。其时女子头已低下，脸色惨白，知道自己命运不佳，业已失败，不能逃脱。那大哥揪着女的发髻，跪到神桌边去，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女的说：“没有什么说的。冤有头，债有主。凡事天知道。”引颈受戮，不求饶也不狡辩，一切沉默。这大哥看看四面八方，无一个人有所表示，于是拔出背上单刀，一刀结束了这个因爱那小兄弟不遂心，反诬他调戏的女子。头放在神桌前，眉目下垂如熟睡。一伙哥子弟兄见事已完，把尸身拖到原来那个土坑里去，用刀掘土，把尸身掩埋了。那个大哥和那个兄弟，在情绪上一定都需要流一点眼泪，但身份上的习惯，却不许一个男子为妇人显出弱点，都默默无言，各自走开。

类乎这种事情还很多。都是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

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有兵役的且依然按时入衙署当值，听候差遣作小事情，凡事照常。赌博时用小铜钱三枚跌地，名为“板三”，看反覆、数目，决定胜负，一反手间即输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输后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事。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色，口不出声。总之，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二十年闻名于川黔湘鄂各边区凤凰人田三怒，可为这种游侠者一个典型。年纪不到十岁，看木偶戏时，就携一血棒木短棒，在戏场中

向屯垦军子弟不端重地横蛮地挑衅，或把人痛毆一顿，或反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不以为意。十二岁就身怀黄鳍尾小刀，称“小老么”，三江四海口诀背诵如流。家中老父开米粉馆，凡小朋友照顾的，一例招待，从不接钱。十五岁就为友报仇，走七百里路到常德府去杀一木客镖手，因听人说这个镖手在沅州有意调戏一个妇人，曾用手触过妇人的乳部，这少年就把镖手的双手砍下，带到沅州去送给那朋友。年纪二十岁，已称“龙头大哥”，名闻边境各处。然在本地每日抱大公鸡往米场斗鸡时，一见长辈或教学先生，必侧身在墙边让路，见女人必低头而过，见作小生意老妇人，必叫伯母，见人相争相吵，必心平气和劝解，且用笑相使大事化为小事。周济逢丧事的孤寡，从不出名露面。各庙宇和尚尼姑行为有不正当的，恐败坏当地风俗，必在短期中想办法把这种不守清规的法门弟子逐出境外。作龙头后身边子弟甚多，龙蛇不一，凡有调戏良家妇女，或赌博撒赖，或倚势强夺经人告诉的，必招来把事情问明白，照条款处办。执法老么，被派往六百里外杀人，随时动员，如期带回证据。结怨甚多，积德亦多。身体瘦黑而小，秀弱如一小学教员，不相识的绝不会相信这是湘西一霸。

光棍服软不服硬，白羊岭有一张姓汉子，出门远走云贵二十年，回家时与人谈天，问：“本地近来谁有名？”或人说：“田三怒。”姓张的稍露出轻视神气：“田三怒不是正街卖粉的田家小儿子？”当夜就有人去叫张家的门，在门外招呼说：“姓张的，你明天天亮以前走路，不要在这个地方住。不走路后天我们送你回老家。”姓张的不以为意，可是到后天大清早，有人发现他在一个桥头上斜坐着。走近身看看，原来两把刀插在心窝上，人已经死了。另外有个姓王的，卖牛肉讨生活，过节喝了点酒，酒后忘形，当街大骂田三怒不是东西，若有勇气，可以当街和他比比。正闹着，田三怒却从街上过身，一切听得清清楚楚。事后有人赶去告给那醉汉的母亲，老妇人听说吓慌了，赶忙去找他，哭哭啼啼，求他不要见怪。

并说只有这个儿子，儿子一死，自己老命也完了。田三怒只是笑，说：“伯母，这是小事情，他喝了酒，乱说玩的。我不会生他的气。谁也不敢挨他，你放心。”事后果然不再追究。还送了老妇人一笔钱，要那儿子开个面馆。

田三怒四十岁后，已豪气稍衰，厌倦了风云，把兄弟遣散，洗了手，在家里养马种花过日子。间或骑了马下乡去赶场，买几只斗鸡，或携细尾狗，带长网去草泽地打野鸡，逐鹌鹑，猎猎野猪，人料不到这就是十年前在川黔边境增加了凤凰人光荣的英雄田三怒。本人也似乎忘记自己作了些什么事。一天下午，牵了他那两匹骏健白马出城下河去洗马。城头上有两个儒夫居高临下，用两支匣子炮由他身背后打了约十三发子弹，有两粒子弹打在后颈上，五粒打在腰背上，两匹白马受惊，脱了缰沿城根狂奔而去。老英雄受暗算后，伏在水边石头上，勉强翻过身来，从怀中掏出小勃朗宁拿在手上，默默无声。他知道等等就会有人出城来的。不一会，儒夫之一果然提着匣子炮出城来了，到离身三丈左右时，老英雄手一扬起，枪声响处那儒夫倒下，子弹从左眼进去，即刻死了。城头上那个儒夫在隐蔽处重新打了五枪。田三怒教训他：“狗杂种，你做的事丢了镇箠人的丑。在暗中射冷箭，不像个男子。你怎不下来？”儒夫不作声。原来城上来了另外的人，这行刺的就跑了。田三怒知道自己不济事了，在自己太阳穴上打了一枪，便如此完结了自己，也完结了当地最后一个游侠者。

（一苇摘自沈从文散文《凤凰》）

黑妓

马宗融

船又快到红海口上，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极布地（Djibouti）了，第一次回国时经过的情景就一一地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但是大家要赶快收拾上岸去游览，弥儿又要我抱她到甲板上去看船进口，看热闹，就把这一幕一幕的惟我独自能看的内演的影戏打断了。

游客扶着梯子下船，土人驾来的小汽船就争先恐后地来招揽，我们下到船里了，我们一行连弥儿七人，中间有两夫妇是法国人。因为听说在这里行客单身的很危险，所以我们就相约不要分开，一同去游览。登岸后，越过税关，就看见一大群汽车和马车把去路塞住。头上晒着火辣的太阳，脚下踏着精赤滚烫的地，大家由不得就一齐钻进了一部汽车，嘱咐车夫把我们送到市内。

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伸入海里来的长堤，堤尽处两面都是白色阔人的公馆或别墅，大半都是一座巍峨的华厦围绕着繁茂的花木，但是在他们的短墙以外，全市里就寸草也难见的。有时虽也看见一株两株松树或别的树木，可是显得孤零零的十分可怜。再后，迎面立着几家杂货店，一家饭馆，尽是高大的西式建筑，这使我们的车不得不转弯了，不到半分钟，眼底收来的印象，使我们完全发生另样的情调。

满地不整齐地散伏着很多的茅草的矮屋，和上海也不算罕见的江北草棚几乎是一式一样，至少是龌龊与乌暗的程度。当路是成群的赤裸裸的黑炭似的孩子们在打闹戏玩，汽车一到好像一块石头投在麻雀队里，他们就轰然散了，车才一过他们又群聚在后面，赶着喊：“麦歇！麦歇！几个铜钱！几个铜钱！”

汽车把这些小屋掠在背后了，眼前是一片郊野，除了天上的淡绿，看不见一点绿色。右面一望无涯的都是完全装满了泥淖的洼地，要有阡陌就和水田半干时差不多。据说这是盐场，不错，远处

有很多雪山和积雪的埃及式的方尖塔似的堆子，就是收成的海盐——帝国主义者所以侵来的目的物之一。

我们着了慌，赶着问车夫：“你带我们到哪里去？”“好地方。”这是他简单的答语。不刻我们的车进了一个四面矮屋围成的广场，荒凉得使人们心里发酸：车夫告诉我们这就是有名的骆驼市；果然那近矮屋下卧着两匹没精打彩的骆驼，因为它的毛色和地上的颜色相混，一不留心就不觉得有它们的存在，这地方在所谓文明人的眼里看来是野蛮荒陋极了，可是我在上海华界地方经过好几处街市都引起我回忆到这个骆驼市的色调来。

再经过一段郊外的路，一大片零乱的草棚发见在车的右旁：车开得缓了，几乎停住了，一大群拖着彩裙，裸着半身的黑女子飞也似跑出来，很像一群蝴蝶，在日光下，越显得艳丽。她们围拢来，口里都叫着：“麦歇！来，跳舞，好看！”我们开了个极短促的会议，结果以多数议决：~~赶紧往回走，赶紧往回走~~即早返船。

世弥非常抱歉没有带~~相机和望远镜~~，我却回味第一次经过的光景：

第一次经过是一个~~晴夜~~还是个月夜。同路上岸的总共八人，六个中国人，两个~~法国人~~：两个法国人中，一个高大，肥胖，可是个跛脚，一个脚倒~~着~~；~~我们一同到饭店去喝些冷东西；座间跛子拉~~，~~我们一同到饭店去喝些冷东西；座间跛子拉~~了几句，这小孩脸上显了些得意的笑，就在旁边候着。

我们休息够了，就由这小孩跳跃着在前面领路，似乎不如这次远，就走进了一些草棚夹成相当整齐的小街，多少门户里马上钻出了那些花花绿绿的黑女子来。在苍茫的夜色里或灯光下看得出她们头上的发尽是紧紧地拳曲着的，裙都是艳色的，赤脚，上身完全裸露，皮肤又黑，又细，又亮，像青缎一样，乳峰年少的都是丰圆硬挺的，面部的曲线多半都很美，鼻子虽平扁却不失为好看，一对雪白的大眼滴溜溜地转着，笑时看得见她们的牙齿几乎都是整齐洁白

的，舌和唇的内部都是朱色，作起态来也非常妩媚。这些大半都在十岁与十五六岁间的，老丑的就不堪形容，一定要描写出来会使人作呕的，所以我就落得节省了。

她们勾引客人的法术是很有力的，她滚到你身边来，用两只膀臂把你攀住，身子紧紧地把你贴住，一面娇声地用简单的话叫你同她去，一面用腹部像“草裙舞”般在你身上运动着，我们八个人当中除了两个法国人是有意来尝新的外，一个中国朋友就因而失了抵抗的能力。

最先是大家一齐进草棚里去看她们的全裸体跳舞，草棚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三架高与人齐的竹床。舞时由一个老妓领导，只有滑稽的浪态而已，引不起什么美感，大家笑笑也就完了。继后两个法国人笑着分头去了，我们六个中国伙伴里也缺了一个。

迟了好一刻，我们的黄脸朋友先带着微微腼腆的样子归队来了。又一会儿，一个突脆的哈哈矮个法国人也出现了，他很像吃了好东西，还在玩索余味的样子。在他的四望中，跛子也随着视线一垫一垫地走来了，那只不跛的膝头有了一团泥痕。他俩交换了一回各自的经验，矮子提议再去，跛子还感着吃力的样子，摆了摇头。于是矮子又不见了。

“此一役也”，两个法国人不得而知，我们的中国朋友未到新加坡前走路就已显出十分地不舒服了。

(摘自《太白》半月刊)